

文化动态

学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主题征文结束

本报讯(记者 左素莉)近日,由中共漯河市委宣传部、漯河日报社联合举办的“弘扬爱国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漯河市学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主题征文活动结束,主办方邀请我市知名作家对收到的百余篇稿件进行评审,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8名、优秀奖16名。

据悉,举办本次征文活动,旨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做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贯彻《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精神,加深广大人民群众对爱国奋斗精神的理解,增强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时代自觉践行爱国奋斗精神。

评选结果如下:

一等奖(2名)
安小悠 我心中的国 王晓景 多彩国陌

二等奖(4名)
穆丹 薪火相传爱国情 李伟锋 红如秋叶
巧静舒 梧桐树 杨晓曦 幸福渠边的幸福生活

三等奖(8名)
李季 祖国母亲 邢俊霞 不曾忘却的记忆
胡滨洋 最宝贵的财富 华文菲 说不尽的家国情怀
王剑 胡桥村的绿色梦想 刘春亮 扛着责任前行的汉子
黄鹤琦 不负大国不忘小家 黄春登 以青春之我担时代之责

优秀奖(16名)
魏军涛 回乡见闻 包广杰 以笔为犁播撒爱国主义种子
朱超 静待花开 贾鹤 光影里的家国情怀
张一曼 祖国是花园 王学明 让爱国主义情怀根植心中
邢德安 远去的煤油灯 付秀虹 一个人一件事一辈子
赵会茹 祖国在我心中 雨菡 父亲母亲的家国情怀
韩月琴 幸福的滋味 张海燕 播下爱国的种子
侯哲轩 我爱你,中国 孙昊 祝福你,我的祖国
何昊哲 做新时代好少年 屈榆璇 爱国,永远的信念

(以上获奖作者,请于12月26日上午8时30分准时到李雪书馆领取获奖证书及奖品。)

河南坠子

创文喜讯传漯河

■特约撰稿人 乔聚坤
朝霞喜迎沙澧人,一家人你说我笑乐吟吟。
张玉民打开手机看微信:“呀?”惊得他满脸欢喜合不住唇。“大家瞧,微信群里传喜报。”
(白)“啥喜报?”
“咱漯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下了批文!”
(白)“真的?”
“真的!批文都下来了。”
全家人一听心欢喜,一个个眉飞色舞抖精神。
妻子兰兰直鼓掌:
“这真是让人动心、让人心跳、让人欢喜的好新闻。全市都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市盼,谁不是揪心、焦心又用心。日想夜盼终实现,好消息乐坏咱漯河人。”
玉民说:“你说这话我相信,创文明咱人努力在打拼。市委市政府总部署,任务责任共分担。各个机关都有份,督促检查最认真。出现问题就纠正,不遮、不盖,通报批评可不分人。各个单位互评比,评出落后和先进。”
兰兰说:“我们单位为创文,一个一个最用心。大家争当志愿者,为创文你争我抢在打拼。为值勤,三伏天不怕烈日晒,口干唇裂汗淋漓。为值勤,三九天冷风来袭身,只冻得上牙直打下牙唇。为值勤,牺牲了多少节假日,为值勤,忘了接送学生、娘的生日,没去看望生病的老父亲。六年来,咱们心往一处想,六年来,咱们携手并肩度晨昏。六年来,咱们受了多少苦与累,六年来,咱们结硕果,改变了环境,提升了思想,换来了文明城市满园春。”

玉民说:“您的单位搞得真好,俺单位不比你们差毫分。领导都到第一线,值勤值班最认真。手挥扫帚清垃圾,无土无灰无埃尘。一个烟头忙捡起,到处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又洒清水湿润润。看行人有规有矩路上走,对老人,更是关爱更是亲。遍地唱的文明曲,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都是舒心、称心又乐心,文明之曲响入云。”
老父亲一听有劲:“您的功劳俺们记在心。从前咱市怎么样?现在变得难辨认。小区里边看一看,楼上楼下、门里门外,美丽的环境喜煞人。红花绿树且不讲,吸一口气分外清新。大街小巷走一走,干干净净净路无尘。洒水车不断在洒水,环卫工起早睡晚献爱心。文明巷、文化巷举目可见,拥军路、亲民街动人心魄。酒馆胡同仁义巷有深厚文化底蕴,传统文化遗风永存。现如今谁不说咱漯河真真美好,文明城市沙澧唱春,燕歌燕舞,全民欢欣,老人们齐刷刷往百岁奔。老大娘一听忙答话:“您爸说的全是真,我认为,咱漯河是老婆坐飞机——抖起来,现在的漯河豫南超群。森林城、卫生城,还是宜居城,这几年迎来多少外地人。有的在这儿上项目,有的经商租店门;有的到此来上学,还有的跑到咱漯河来招亲。(表白)漯河的女子漂亮男子帅。漯河的老年人都长寿,漯河的学生能进北大清华门。”

孙女听了忙答话:
“奶奶你说的俺相信。我语文考了九十九,数学考了一百分。”
玉民说:“咱漯河,文明城市已下文,都快用微信发到朋友圈。”
兰兰忙说:“对对对,这消息真振奋咱漯河人,身为漯河人都欢喜,身为漯河人保持荣誉更虚心。身为漯河人永不骄傲永前进,身为漯河人提升素质,文明引路,再塑高尚灵魂。今后的漯河什么样?咱把它打扮成优雅端庄、时尚漂亮、永远青春,你喜我喜、人人爱的大美人。”

心灵漫笔

离故乡最近的符号

■特约撰稿人 邢俊霞

女儿一声召唤,我又一次告别故土,舍下老亲旧友,像候鸟一样迁徙到千里之外的上海,开启儿孙绕膝的新生活。

女儿居住的小区硬件设施不错,四季恒温的图书室里,有上千册图书,不出小区尽享“蛰伏”状态,网球、篮球、空手道之类的项目,自然与我八竿子扯不上关系,但游泳、健身、瑜伽还是能参加的。然而,菜总是要出去买的。上海的菜市场 and 家乡相比,结构上差不多,你卖我买的场景,我虽早已熟稔于心,但还是百看不厌。正是这里,有人间最浓的烟火气,也正是这些柴米油盐、酸甜苦辣,才能把生活的滋味拉得悠长。

这里菜市场的买卖与家乡不同。家乡买菜要么论斤买,要么论把买,七七八八装满一大袋,好像还不尽兴似的。更有豪爽者大手一挥:“这捆葱也就十来斤,来一捆。”“这堆菜多少斤?我全要了。”而上海的人是一个一个买,比如:有人只买一头蒜,有人只买一棵葱,有人只买一朵花菜的三分之一,凡此种种,看得我目瞪口呆。即使这样,老板还是高高兴兴地随手送几棵小菜答谢。南北风俗习惯差异如此之大,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语言交流也与家乡不同。他们的语速偏快,吴侬软语,听起来甜脆糯软。为了减少麻烦,我一般不问价格,挑好菜品直接付款走人,不多停留。

那天,是个例外。刚从集市人口进去,就听见两个女人买菜的声音,那地道的河南方言,像一股春风扑面而来,温润润帖,让我不由心头一热,久久不忍离去。方言入耳,我似乎闻到小麦秸秆成熟的香味,又似乎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的童年时代。彼时,我在农村姥姥家生活,农村是方言的摇篮,是方言生长的地方。冬天天黑得早,村民没有娱乐的地方,人缘极好的姥姥家就成了左邻右舍串门的场所。吃过晚饭,三三

两两的邻居聚拢而来,在煤油灯下聊起天来,什么“不老盖(音)”“谁把这事弄左糊了(音)”等方言,讲者唾沫纷飞,听者兴趣盎然。

去市里工作后,单位的同事来自四面八方。常言道:三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每个地方的方言都带有自己的地域特色。方言像是人的名片,一张嘴就能让人知晓来历,谁和谁喝过同一地方的水,谁和谁吹过同一地方的风,一听便知。不过,这仅限于私下闲聊,面对客户时,按规定是不能说方言的,也正因此如此,我也试着说普通话,但始终不得要领,与字正腔圆相距甚远,怎么听都是漯河普通话,以至于信心缺失。那年4月23日,电视台录“世界读书日”节目,嘉宾一共三个人,我带着写好的稿子,信心满满地坐在话筒前,可一张嘴,怯从心底“腾”地窜了出来,让我蓦地脸红口吃,结果普通话没说好,连乡音也拐弯到了姥姥家。两年后,书店邀请我做活动嘉宾,因为说普通话行腔走调没底气,我婉言谢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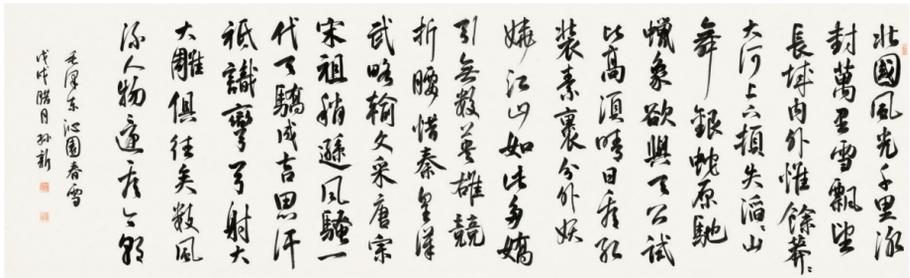
细想之下,我觉得普通话是人的正装,庄重、高雅,适合正规场合穿。方言是居家服,虽衣料款式上不得台面,但穿着自然亲切,舒适温暖。而且,有些事、有些话只有用方言说,才能听出独有的味道。所以,鲁迅曾说:“方言土语,有些意味深长的话。”

朋友说:“人在世上行走,方言是唯一的行囊。”的确,即使时光卸枚疾走,走得多久,方言也不会显得冗长;即使时光远如山势绵延不绝,以至于天色相连,但多远,方言也不会游离。

我清楚地知道,这些南腔北调从全国各地来沪、尽量把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的男男女女,只是在圆着他们的一个梦而已,而这两个女人人口中的方言,却昭示着与故乡割舍不下的血肉之情——这既是根的注解,也是魂的皈依,更是离故乡最近的符号。

诗风词韵

书法 毛泽东《沁园春·雪》 孙新作



等待一场大雪(外一首)

■特约撰稿人 杨晓曦

冬日
那些稀薄遥远的云朵
正用缄默
播种一场大雪
冬雨,只有长成雪花
以冷冽的飞舞,告诉人们
有些美,要走进冬天
才能看到
窗外鲜红的茶梅
像一面旗帜
燃烧未尽的伤痕
照亮最后一粒桂子
装裹伏酒
我一直等待着大雪的到来
漫过树梢,漫过街道
漫过朴素而又隽永的故园

味道

喜欢坐在冬天
烤制金箔一样的菊花茶
越来越厚的夜
将零散雪花
落在一豆温暖的灯里
在炉火的对面
笔筒、金丝皇菊
隔着一批花香
透出熟悉的味道
儿时父亲雪夜烤热的鞋子
暖到现在,有些烫脚
呼吸着熟悉的味道
我在初冬
等待一场大雪
覆盖葱绿的麦苗与荒草

大雪(外一首)

■特约撰稿人 薛文君

这场雪是半途下的
一直下到黄昏
没一点儿防备
任它铺天盖地而来
它裹挟着我
我往北它往北扑
我往东它往东扑
我站立不动
它就往发间脖颈双肩上砸

在母亲病危的路上
那天也是黄昏
那也是缠绕
我也这样继续
我把它送到村西南地头
它至今
欠我一个母亲

沉默

多数时候
银杏叶都选择沉默
像打坐的僧人
偶有鸟雀叽叽喳喳争论
引来几粒目光
它晃了晃
又坐直身继续打坐

秋日,风捎来消息——
叶子圆寂了
我去看时,它躺在地上
沉默。遗体金黄
像身披袈裟的高僧
身后无数镜头
“嚓嚓嚓”响个不停

岁月凝香

家乡的树

■苏辛

在人间生活得越久,我就越喜欢家乡的树。
春来,白杨树先是吐出满树胶金色的芽苞,接着挂出无数条深褐穗子——落地上乍一看吓人一跳,太像毛毛虫了!之后长出嫩叶来,很快就成为葱葱郁郁的一大棵,风雨走过树巅,它就喧哗起来。《红楼梦》里,麝月说她最嫌的就是杨树,叶子不多,有一点风就哗啦啦乱响,是种没品的树。可我是喜欢的,只要一点点的啦,杨树就会奏出海声来,那是规模适中的潮汐,打发得耳朵很舒服——细细的微风吹来时,往往使人有落雨的错觉。风雨时,白杨深绿而近乎蓝的正面翻转过去,露出银白色的叶背。

春夏之交,我骑车去学校早读。轻薄白雾缠在杨树树冠的半腰,要亲眼见过,才能知道雾气并不均匀,是疏疏密密、蜿蜒流动的。近处明绿轻白,远处雾气绰约,平凡的中原景象突然生动了几分。

绿杨的叶子两面都是嫩绿色,薄而光滑。某日傍晚放学回家,斜阳落在绿杨叶子上,金闪闪晃到眼睛里来,无端觉得,我正走在幸福本身之中。
深秋到来,杨树的叶子黄得十分明亮。它们常常从树冠底部开始飘落,一层一层,很少有哪棵杨树会完全赤裸地站在风中,总会有几片叶子历经冬日也不凋零。失去了叶子遮挡,杨树银白的枝干在冬季极为疏朗明亮。这真是一种响亮的树。

春来,泡桐树大大咧咧地开了满树粉白或粉紫的花,把整个村庄都荫庇其中。夜晚走在路上,觉得是在香气的河流之中,这河流温暖平缓,可以把人深深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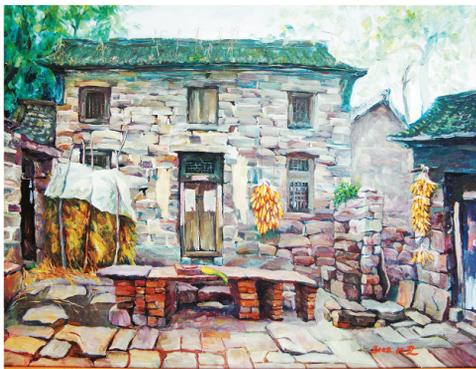
葬。开完了花,它才抽出叶子来。
我家老院子里种的全是泡桐树。厨房旁的两棵常成为我从房顶滑下的滑梯。院子当中的一棵罩着小饭桌,我们在桌子上吃过烧泥鳅。挨着水井的一棵,夏天时绑上装了一斤黄豆的编织袋,一天泼上四五次水,两天后就发出满满一包豆芽。靠着院墙的两棵,树干之间用竹竿支好架子,爬了两棵瓠子。它们开洁白的大花,秋天结了好几只大瓠子,晾干后成为水瓢。院门口的那几棵,雨后偶尔生出蘑菇来。母亲把蘑菇放到一张泡桐叶子上,撒一点盐包好,埋进挖好的土坑,再用泡桐叶子点一堆火。那是我和弟弟第一次吃烤蘑菇,也是我唯一一次吃到那样的烤蘑菇。

后来,我们家搬进了新院子,院子全部被硬化,我再也不可能拥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泡桐树了。
洋槐树的椭圆形薄叶子可以摘一片对折后嚼在嘴边当哨子吹,白色花如珍珠串,有着小家碧玉的矜持风姿。它的香气清新微凉,村人折它来生吃、蒸熟或炒鸡蛋。

苦楝树是农村人的丁香。细碎紫花,浓郁芬芳,花落后结出比黄豆稍大的绿色果子。果子冬天变黄变软,若有人生了冻疮,就挤出果浆涂在患处,说是有效。

榆树不外乎是吃榆钱。蒸榆钱家家会做,没什么稀奇。母亲煮面条起锅时,会天天撒花股撒一大把榆钱在上面。父亲嚷她胡做,我却喜欢那娇嫩香甜的清香。

离开家乡,走进城市,许多城市的树,一种比一种美,只是,所有这些美丽的树,都与我无关。



油画 老家记忆

杜联军作

挚爱亲情

忆祖母

■杨新伟

前几天回老家,站在老屋前,看着斑驳不堪的墙壁,突然回想起年幼时,祖母陪我乘凉的情景。祖母已经过世二十六年,但她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眼前,让我久久难忘。

祖母经历过很多苦难,在她当家主事的年代,生活非常艰难。不单单是没钱花,更重要的是没饭吃。1942年,河南大部分地方出现了严重旱灾,我们这儿很多人家外出讨饭,远走他乡,甚至卖儿卖女。小时候,总是疑惑我们这里与南阳远隔百里,怎么好多人家在南阳还有亲戚,长大后才知道,当年南阳还有点收成,好多人到南阳讨饭,有些人就留在了那里。那时,我们家的生活也非常难,幸亏祖母勤俭持家,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勉强度日,才没有逃荒,也没有卖儿卖女。当时祖母做饭,总要从碗里取出一勺面,留下来,等着灾荒时用,虽然当时看着不起眼,但日久天长,也积攒了一些面,就是靠着这些面,全家人才度过了饥荒。

祖母经历过灾荒,因此她异常节俭,有时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在我年幼时,看到祖母刷锅,总是用饭铲把锅里残留的米粒、面糊铲得干干净净。每到麦收时,父亲认为祖母年龄大了,不让她下地,在家歇着,但祖母不肯,她总是到离家最近的地里拾麦,无论在地里,还是在路上,只要发现有麦粒,就捡起来,即使有时麦粒上沾了泥,她也捡回来后用水淘净。用祖母的话说:“好好的粮食不能糟蹋了。”从我记事起,我们姐弟几个都没倒过剩饭,如果谁倒了,就会遭到祖母的斥责。

在我的印象里,祖母总是穿一件灰色的斜对襟大衫,一直到离世。每当姑姑或母亲提出给她做件新衣服时,她总是不让。有一年,姑姑没经她同意,做了两件新大衫,祖母很生气,把姑姑吵了一顿,说她浪费。这两件大衫,只有逢年过节时,祖母才拿出来穿,其他时候,祖母是舍不得穿的。

祖母很疼爱小孩,我们姐弟几个,都是她带大的。所有的姐弟中,我年龄最小,所以,祖母给了我更多的关爱。平常有什么好吃的,她总是给我留着,比如说那时难得一见的鸡蛋糕、水果罐头、熟牛肉。祖母80岁时,我9岁,那年,家里住房紧张,母亲就让我和我祖母一起住。每天晚上,祖母都会给我洗澡;晚上闷热时,她总是为我扇扇子。依稀记得,半夜祖母醒来,总看看我身上的被单盖好了没有。

祖母是平凡的,她只是千千万万个历经坎坷、关心家人的祖母中的一员,但正是因为她们,我们才能从容面对生活的艰难;因为她们,我们才能坚守人性的美德;因为她们,我们才能体会浓厚的亲情。

忆父亲

■重剑无锋

2009年12月20日,70岁的父亲去世了。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留下什么鸿篇巨著,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用一生辛劳阐释了几千年来中国普通劳动者的优秀品质。

父亲一生坎坷。1940年,他出生于县城里的一个手工业主家庭,兄弟众多,生活贫困。抗日战争后期日本飞机轰炸县城,家里的房子又毁于战火,更让一家的生活雪上加霜,所以父亲的童年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幼年的父亲体弱多病,但意志坚强,学业优秀。高中毕业时,正赶上“大跃进”运动,父亲随大伯一家和小叔一起被下放到农村,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在这里遇到了小他两岁的母亲并成了家。当时,全靠她爹家的帮助,才勉强度日。

父亲乐观向上。从小没干过农活的父亲虽身小力薄,但他坚持一点点学习,后来,摇耒播种、扬场打麦也样样精通。在我的记忆里,在几所乡村小学代过课的父亲是农民,但又不同于农民,他总会闲时看书读报。我记得有一本《青春之歌》,他不知读了多少遍,闲暇时,他总给我讲主人公林道静的故事。农村贫困单调枯燥的劳作生活,也并没有让父亲意志消沉。记得一个冬天的下午,乌云密布,北风呼啸,下着小雪,父亲做了一面小鼓,他用筷子有节奏地敲击,嘴里吟诵着毛主席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也学父亲的样子打小鼓,竟忘了饥饿和寒冷。

父亲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字。他常代左邻右舍写信或为生产队写标语。快过年时,他总是提前买很多红纸,准备好笔墨,为邻居们写春联,有时一直写到掌灯时分。父亲擅长脚踏琴,吹笛子更是整个大队都闻名。大约在1972年,大队自己建了一所小学,父亲便当了民办教师,这一干就是二十年。恢复高考几年后,国家允许民办教师参加转正考试,父亲抓住机遇考上了公办教师,命运之神终于眷顾了父亲。

父亲一生爱学习,重教育。无论家庭如何困难,对我们兄弟三的学业从没有放弃,父亲认为,多读书干啥都有用,总会有有用的那一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土地承包到户后,父亲一边教书,一边帮助母亲种地。那时虽然很苦很累,但父亲是快乐的,因为生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一切都有了希望。我们兄弟三先后考上大学,参加工作,结婚生子,父亲也退休了,开始了人生难得的一段闲暇时光。他每天还像上班时那样,吃罢饭去老年活动中心打乒乓球、打门球。

父亲说,世间很多事不能只看表象。父亲还告诫说,凡事要想得开,放得下,顺其自然,不强求。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刚过农历十月,一场寒流滚滚而来,冻雨夹着雪粒持续了两天,路边的绿化树都被压弯了,有的甚至出现了倒伏。父亲最终没有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天。